

全球选美大赛邻省冠军风波，最近成了网络热梗和百姓饭后茶余的笑料。这使我想起了“齐国多婵娟”的话题。自古以来，山东半岛特别是胶东盛产美女，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诗经·齐风》吟咏着“彼美淑姬，可与晤歌”，《战国策》则有“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间七百”之说，虽其言官市之盛，却从侧面折射出齐地女子的容貌出众。史书的记载，增强了人们关于“齐女多美”的印象。而“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等典故，对齐国出美女的传说，何尝不是一种渲染。

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美女便闻名于世。“春秋战国七美女”中，齐国的庄姜、文姜、宣姜就占三席。庄姜（公元前690年）为春秋时期齐庄公嫡女，生于管丘，嫁卫国国君卫庄公为人夫，是齐国著名的美女之一。

庄姜的美貌与才华在当时广为流传，其出嫁时的场景，载于《诗经·卫风·硕人》，诗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确立了古代美人的描写范式。其云：硕人其颀，衣锦裹裳。齐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臻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好一张标准的美人图：身材，高挑修长；玉手，纤细柔嫩；肌肤，似凝脂般细腻白皙；脖颈，丰润娇嫩柔软；牙齿，像葫芦籽般整齐细白；额头，宽阔饱满，眉毛细长；盈盈笑时醉人，美目顾盼传神。

除了庄姜之外，宣姜为春秋时代齐国公主，山东淄博市人，也以美貌著名。起初被聘给卫国世子伋子为妻，但其父卫宣公听说宣姜十分貌美，便夺伋子之爱，在淇水筑台迎娶宣姜，立为自己的夫人。

文姜（一前673年），齐僖公之女，齐襄公异母妹，鲁桓公的夫人，鲁庄公之母。文姜更是齐国著名的美女，与西施、宓妃、夏姬并称为春秋“四大美女”。

明末冯梦龙对宣姜、文姜的评价，却多有贬词：“妖艳春秋首二美，致令齐卫紊纲常。”但是，她们外表的美丽、骨子里的才华和气质，是不容诋毁的。因此冯氏在所著小说《东周列国志》中，仍然钟情于文姜之美，将她与宣姜并称为“绝色”。

齐国有美女资源，自古也多出皇后。在战国时期的琅琊地区（今青岛黄岛区一带），“琅琊王氏”便是顶级门阀士族。魏晋时期，“琅琊王氏”权势鼎盛，与司马皇族“共天下”，皇族多迎娶王家女为后。根据《二十四史》记载，王氏自东汉至明清1700多年间，共出了36名皇后。

从出土文物中，也能窥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女子观念先进、性情前卫。1973年长岛发掘东周墓群，曾出土人物陶俑，高者11厘米，矮者5厘米，面着红色，发黑色分高髻、双丫髻、后垂发三种样式。上衣为青、黄、红色窄长袖，交领右衽，下衣为红黑竖条长裙，配红白色腰带，多立姿，舒臂屈体，作舞蹈之姿及奏乐跪姿。

同期出土的刻纹铜器中，亦有数个女性标志式的舞蹈形象，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这些都反映出，战国时期齐国女性的民风趋向和人生哲学：载歌载舞，思想开放，走向社群，大胆求美。

胶东半岛是神仙传说的发祥地。笔者曾整合“四海美女”，根据她们发源、流传于渤海海地界的情形，塑造其秀色美艳的形象，以及地域传奇故事。三次历经沧海变成桑田的麻姑（原为妈祖护海的妈祖）、张羽煮海的琼莲、八仙过海的何仙姑、精卫填海的女娃，个个堪称巾帼英雄。

除了古代，近代的胶东也盛产美女，“黄县的房，栖霞的粮，蓬莱净出好姑娘”这首民谣便是有力的证明。以登州蓬莱为代表的胶东女子，面容娇媚，身材端庄，修长高挑，温柔善良，成为省内外备受瞩目的女性群体，也是胶东人杰地灵的又一美丽注脚。



齐国多美女，得益于地理优越、经济繁荣、遗传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便是“山水养人”的深层意涵。

一是水土独特，山海形胜。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下，胶东半岛三面环海，丘陵起伏，如同仙女伸向碧波的一只秀腕。

这里的美，是海的润泽：胶东的黄金海岸曲折而绵长，带来了湿润的空气。海风富含负氧离子与微量元素，素有海上天然氧吧之称，如同天然的保湿喷雾，长久滋养着肌肤，使得齐地女子肌肤润泽。

半岛地区海产品丰富，为人们提供了优质蛋白与丰富的矿物质，营养优势“杠杠的”。海洋食物中富含胶原蛋白与碘元素，营养丰富。据统计，烟台海阳渔民家庭的青少年，因常年摄食深海鱼虾类，14岁年龄段的身高均值已达173厘米。

这里的美，是山的塑造：半岛为丘陵地势，盛产各种农副产品，为人们的健康饮食提供了保障。如潍坊寿光作为蔬菜之乡，其青少年的平均身高较周边县市高出1.3厘米。生活于此的人们，身材舒展而挺拔。山地起伏孕育了人类面貌的层次感——骨骼线条清晰流畅，轮廓分明，山海赋予的精致灵秀集于齐女一身。

二是气候润泽，四季分明。胶东半岛是日本最早的地方之一，号称“日出东方”。充足的日照带来阳光般的开朗气质，山海之间典型的温带季风气候则扮演了天然的调色师，而显著

的昼夜温差则如同大自然的淬炼，更能塑造出胶东女子的独特之美。

山东全年光照充足，特别是胶东半岛年日照时长2500小时以上，远超全国平均水平。这种环境能促使人体自然合成更多的维生素D，加上人们户外劳作和锻炼，使骨骼发育获得更大的增益。

胶东四季分明。鲜明的季风气候，不仅让女子的生存如鱼得水，而且赐予了她们健康的气色：春的生机、夏的明媚、秋的高爽、冬的纯净，都一股脑写在了她们白皙而红润的脸上。

三是经济繁荣，物质发达。齐国依托半岛鱼盐之利，发展优势纺织业，成为诸侯国中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优越的物质条件，为胶东女子提供了良好的营养与优越的生活保障。同时，齐国纺织业兴盛，生产的高档丝绸服饰让女性穿着高雅、打扮时尚，更显得气质出众。

四是基因优势，代际累积。山东是古代中原与东北亚交界的过渡地带，也是山海、南北的交汇之地，其基因是经过多民族融合而形成的，独特而优良。当代考古发现，齐鲁故地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骸，平均身高已达170厘米。如长岛大黑山岛北庄遗址出土的6500年前的女性遗骨，身高竟然达到165厘米。

胶东美女史前的标准身高，将当今中国18岁至44岁女性的平均身高（202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为158厘米），甩了数条街。这种遗传特质，通过优选婚配被持续强化。

以上这些特点，造就了美丽的胶东女子：秀发、乌黑润泽；皮肤，光洁紧致；眼眸，清澈明亮。那种水润光泽由内而外，沉淀了山之灵秀、海之精华。



齐国多婵娟

□吴忠波



胶东革命的传奇英雄于得水

——谨以此文敬献给胶东革命斗争中的英雄们

□赵培策

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昆嵛山，被誉为胶东革命的“井冈山”，“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在这里诞生。红军游击队在于得水的带领下，视死如归、向死而生，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成长，在暴动起义的烽火淬炼中壮大，谱写出胶东革命的华丽篇章。



寻路

胶东革命武装奠定了坚实基础。

寻觅人生。1931年，于得水通过昆嵛山下林子西村的石匠邹青言（地下党员）介绍加入了农会。从那以后，邹青言经常到于得水家串门，主动接触并观察了解他，对他讲一些革命的道理。有一次，邹青言以试探的口气对他说：“中国有一个革命的组织，叫共产党，是领导穷人闹翻身的。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就是共产党的队伍，专为穷人打天下。你是否愿意加入这个组织？”于得水一听，便问：“咱们能加入吗？”“能！你只要跟穷人一个心眼，就一定能！”

1933年春，于得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的眼睛更明亮，心胸更开朗，前进的方向更加明确，前行的步伐更加坚定。

于得水入党后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国东三省。抗战形势日趋严峻，壮大党的队伍尤为重要。于得水利用自己在工人、农民、渔民、盐民、小商贩以至旧军队下层中的人脉关系，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在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党在昆嵛山区的影响迅速扩大，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党的拥护者和同情者越来越多，地下秘密联络站也一个接着一个地建立起来，于得水的家也成了秘密联络站之一。聚势合力。1933年7月12日晚上，党小组的同志在于得水家召开秘密会议，不料被藏在屋后玉米地里的联庄会特务发现。特务上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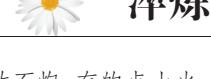
后，联庄会会长丛镜月连夜调集队伍赶往乐格庄，将村子包围得水泄不通。幸好，会议在敌人到来之前就结束了，同志们已撤离。拂晓时分，于得水正在休息，敌人闯进了他的家。他见状一个箭步跳上柜子，用肩膀将屋梁顶破，飞身蹿上房顶。此时，刚下过雨，地上泥泞，为了不给敌人留下脚印，他飞檐走壁，翻身跳进邻居孙树堂的院里，随即避至东屋的炕洞。敌人闯进来翻箱倒柜、四处搜查，折腾了好一阵子没搜到于得水，便气急败坏地说：“听说这小子能飞檐走壁，可没听说他会隐身法，怎么无影无踪了呢？”

天快亮时，敌人无功而返。于得水乘机跳出炕洞，换了身衣裳，提着袋子、拿着镰刀，装作上山割草的样子，从容地走出了村子。从此，于得水就离开了家，改名林得胜，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游击队，活动在昆嵛山一带。

对于得水，敌人是又恨又怕。国民党县政府多次通缉他，还专门张贴告示，悬赏捉拿。告示上写到：“凡生擒者赏洋一千，毙其命者赏洋减半……”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为了于得水同志的安全，让他暂时转移到东北从事革命斗争。他先是做工，后来又到农村的一所拳房里当教练。虽然他利用这个合法身份在东北继续宣传党的主张，进行革命活动，但他始终牵挂着胶东的革命工作。1935年，千里胶东正在孕育着一场威震四海、激情澎湃的革命风暴。就在这一年秋天，党组织一封信寄往东北，于得水闻声而起，马不停蹄地赶回胶东，参与组织和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一一四”暴动。

军游击队战术》等小册子，不断提高个人和部队的整体素质。同时，昆嵛山上还时常响起红军游击队上山时那首歌曲：“大雪飘飘在天空，胶东正在闹革命。官府布置‘清乡团’，军阀下令向我攻。机枪扫，大炮轰，多少烈士流血红。失败开出胜利路，革命一定能成功。”歌声养人心志、育人情操、催人奋进。

枪杀地头蛇。打蛇打七寸。对于山下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反动分子，他们主动出击，择其重点，各个击破，为老百姓打造了一方平安。国民党汪疃区区长杨玉渊的狗腿子江全德是个十恶不赦的坏家伙。暴动前，他称霸乡里，鱼肉百姓；暴动后，他更加肆无忌惮，迫害我地下党员，向敌人提供情报，给我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活动带来很大困难。游击队决心下山为民众除掉这一害。一天晚上，于得水带领柏永升、王洪、刘伏考等八位同志，秘密潜到三庄村，冲进江全德家中将其逮住，拖到街上枪杀示众。这件事给了敌人以极大的震动和威慑，不仅伸张了正义，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影响。



淬炼

石头、放石炮，有的点山火、烧据点，火光冲天，搅得敌人不得安宁。社会上也到处风传，昆嵛山上遍地都是共产党。

引诱敌人“剿山头”，牵着敌人鼻子走。敌人从四面八方调集力量，对昆嵛山进行反复清剿，机枪、大炮轰个不停，不但没漏掉每个村庄、山庵、寺庙，就是每个山洞也抄过好几遍。清来剿去，却连共产党的影子也没见到。原来，游击队晚上在山上与敌人战斗，白天则潜入平原沿海一带的群众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战斗在昆嵛山上的红军游击队面临的环境之恶劣、斗争之残酷，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之所以能够英勇无畏、殊死拼搏，靠的是饱满的革命热情、顽强的战斗意志和科学的革命理论。于得水注重给自己“补课”，举办昆嵛山“老蜂洞”培训班，和大家一起学习《苏联革命经验》与《中国工农红



战斗

什么的？”王亮回答：“你们这里高景清的父亲得了急病，我是来给他送信的。”门岗信以为真，把门打开一条缝，王亮立即用右肩把门扛开，接着夺下了门岗的枪。于得水趁机冲了进去，飞身奔到敌兵宿舍的门口。敌人几乎全在屋里，有的在打麻将，有的躺在床上哼小曲。于得水大吼一声：“举起手来！不许动，谁动我就开枪！”几十个敌兵吓懵了，有的坐在凳上举起手，有的坐在床上举起手，有的吓得从床上滚到了地下。这时，突然从右边门旁闪出一个人来。他是敌人的小队长，会点儿功夫，一下蹿到于得水



出征

身旁，两只手抓住枪就夺。于得水拿枪的右手向前用力一推，急速抽手，甩开了敌人，但是匣枪机头却被损坏，打不响了。正在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枪，子弹打中于得水腰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不顾疼痛，瞅准机会，用左肩朝敌人的鼻子猛砸一拳，紧接着又朝他跨下飞起一脚。这家伙“哎呦”一声，鼻孔蹿血，倒下去了。这时，于得水因伤势严重两腿打战，他咬紧牙关，身子倚在门框上，左手捂住腰上的伤口，右手里里的枪仍旧指着敌人，喝道：“谁动我就开枪打死谁！”敌人吓得头不敢抬，一动不动。他咬紧牙关坚持着，直到刘松林等人冲进来将敌人缴械，才得以脱身。这次战斗缴获敌人短枪20余支、子弹2000多发，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

突遭300余名日伪军的包围。敌人以12挺轻重机枪和15具掷弹筒猛烈射击，封锁了第三营的出击和突围道路。打惯了山地战的第三营指战员，一时间对这样的遭遇战有点不适应。足智多谋的于得水沉着老练地把部队带进村子，掏出墙壁作枪眼，与敌人展开对抗。坚持到深夜，敌人被打得疲惫不堪，于得水率部趁机突围，护卫着江全德逃回了家。暴动后，他称霸乡里，鱼肉百姓；暴动后，他更加肆无忌惮，迫害我地下党员，向敌人提供情报，给我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活动带来很大困难。游击队决心下山为民众除掉这一害。一天晚上，于得水带领柏永升、王洪、刘伏考等八位同志，秘密潜到三庄村，冲进江全德家中将其逮住，拖到街上枪杀示众。这件事给了敌人以极大的震动和威慑，不仅伸张了正义，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影响。

烽火岁月淬炼军魂。1937年12月24日清晨，起义队伍在天福山召开了誓师大会，特委书记理琪同志庄严宣告山东省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胜利诞生，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全部编入第一大队。于得水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第一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一个宣传队。理琪同志在对新成立的第三军第一大队讲话时强调：“第一大队是我党领导的胶东第一支抗日武装，她不仅是一支先遣战斗队，更是一支武装宣传队。这支部队的所有战士都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有着钢铁般的意志、足智多谋的特质、顽强拼搏的精神，是一颗颗红色种子，要在群众中开花结果、开枝散叶，薪火相传，赓续向前。”

誓师大会结束时，理琪同志握着于得水的手说：“老子啊，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已经从隐蔽走向公开，如鸟归林，如鱼得水，你的名字应该由作海改为于得水。”此话一出口，周围响起一片掌声，于得水激动得连声喊：“改得好！在党的怀抱里，就好比鱼儿跳出大海，可以放开手脚，大展宏图。今后，我就叫于得水。”

按照特委的部署，于得水同志带领队伍告别了胶东革命圣地昆嵛山，向西部地区挺进，从此拉开了参与胶东全面抗战的序幕。

骁勇善战乘胜前进。西进部队在于得水同志的带领下，首战告捷，一举攻克福山县城，迫使国民党亲日派福山县长陈昱反正，成立了

抗日民主政府，将原县保安队改编成“三军”第一路福山抗日游击队。7月中旬，于得水按照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和兄弟部队一起平息了“三军”二路指挥周雍鹤的叛变。接着，在高锦纯司令员的统一指挥下，攻击蓬莱城东门，并获得胜利。连战连胜，凯歌高奏。蓬莱战斗结束后，于得水又奉命率部西进，到达黄县、龙口、黄石馆一带肃清残敌，巩固了蓬莱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9年3月，“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于得水担任第五支队第十五团长。是年7月3日，他率本团设伏于龙口招远大郝家、大傅家之间，击毁日军汽车3辆，缴获机枪1挺、步枪40余支，歼敌30余人。

1940年1月，于得水带领部队赴山东纵队机关，执行护送山东纵队政委和押送黄金的任务。返回途中，经过鲁中孙祖镇附近，碰上沂水5个据点的日伪军“扫荡”。于得水奉命在九祖峰北坡设伏。3月16日凌晨，日伪军400余人进入我军伏击圈，遭到第二支队的迎头痛击后回窜，企图攻占九祖峰。于得水指挥部队连续击退日伪军9次冲锋，共击毙日伪军300余人，其中日军200余人。战后，徐向前说：“于得水不光善于打游击，也能打硬仗嘛。”

多智善变创新战略。1940年4月，于得水率第三营出山接替我第五支队司令员吴克华和胶东抗大百余名为干部返回胶东根据地。13日8时许，他们抵达淄博的南北高阳村附近时，

经过几轮的谈判，我党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不仅给了美军一个极大的震慑和打击，而且烟台谈判被载入我国的外交史册，成为一段世代相传的佳话。